

六朝文學觀念叢論

顏崑陽著

正中書局

六朝

文學觀念叢論

中國古典文學系列

顏崑陽著

六朝文學觀念叢論

著 者：顏崑陽
發行人：黃肇珩
出版者：正中書局
地 址：台北市衡陽路 20 號
電 話：(02) 3822815·3821496
郵政劃撥：0009914-5
FAX NO：(02) 382-2805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臺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4202)
分類號碼：820.00.001(版)(2,000)新(4.70)
ISBN 957-09-0751-7(平裝)

定 價：二三五元

海外分局

香港：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FAX NO:3-886174
日本：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
電話：(03)32914344 FAX NO:(03)291-434
泰國：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曼谷耀華力路 233 號
電話：2226573 FAX NO:2235483
美國：華強圖書公司
地址：41-35,Kissena Boulevard,Flushing,
N.Y.11355 U.S.A.
電話：(718)7628889 FAX NO:(718)762-8889
歐洲：英華圖書公司
地址：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 England
電話：(071)439-8825 FAX NO:(071)439118

自序

我把「做學問的人」大略分為四等：第一等，叫做「思想家」；第二等，叫做「通學」；第三等，叫做「專家」；第四等，叫做「學究」。「學究」以下，那就不必論了。

「思想家」直接面對宇宙、人生，去感受，去思考，而能提出原創性的、系統性的真理。雖然，他也懂孔子、老子、釋迦牟尼……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但並不是他們講過的真理，他才敢講、才能講。他不必依傍誰，就講他自己的真理。因此，「思想家」是真理的原創者。

「通學」則退到第二線。雖然，他對宇宙、人生，也有些感受、有些思考，但卻沒有將它系統化，以創造自成一家的真理。他的本事，是面對既有的各種學問，而去做融會貫通的「再創性詮釋」。因此，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詮釋歷史。雖然，要有「再創性」，就必須融入自己對宇宙、人生的感受與思考而定出獨特的「詮釋主

體」。不過，他畢竟還是在詮釋前人的學問，而不是在建構自己的思想。

他之所以稱為「通學」，是因為他的學問，不只專精一家之說；而能博涉群書，跨越學門，深入研究而加以融通，並提出新的問題，採用確當的方法，給予獨到的解答，終而還能建構自己的詮釋體系。

「專家」也是第二線上的學者，只是格局比較窄小。他通常只專精於一、二門學科，搞得非常扎實細密。在這範圍內，也會有些獨到的見解。不過，懂了孔子，卻不懂老子，更不懂釋迦牟尼……。因此，也就提不出超越各學門的融通性問題與解答了。

至於「學究」，最大的本事，就是對史料很嫻熟，對別人講過的各種理論也能如數家珍。但是做起學問來，只會羅列史料，重述別人的理論。至於見解嘛！別說「獨到」，連「一般」也夠不上。

當代「做學問的人」，究竟有多少是「思想家」？多少是「通學」？多少是「專家」？多少是「學究」？由於沒有做過切實、全面的研究，故詳情不得而知。但是，依照大體的觀察，可以說是：「學究」一倉庫，「專家」滿街跑。至於「通學」實在不多，而「思想家」那就更如蛇毛了。

假如有人問我：你又算是什麼？我剛年愈不惑，自認還正在發展，無法就此論定。因此，能說的就是「志向」而已。

從小，大人便都教訓我們：「要立志做第一等人呀！」。人活著，尤其讀了這麼多書，當然不能沒有一點志氣。因此，老實說，既然選擇了「做學問」這樁事業，我的志向便是成為「思想家」。但是，到這把年紀，還夠不到「思想家」的肚臍眼；這個夢，大約是空了吧！

不過，中國近百年來，尤其是這四十多年來，也實在沒有出過什麼成熟的「思想家」。「思想家」的「才」，是上帝給的；而「學」，卻是人給的。上帝有沒有給「才」，我們怪不了祂。然而，中國近百年來，由人所給出的教育，能養成一些「專家」已是僥倖了，還奢談什麼「思想家」哩！

「思想家」既然當不成，也不能太失了志氣。「學究」，我絕不屑為之，「專家」，也難讓人滿意。那就立志做個「通學」吧！以後，我將努力朝這理想走上去。至於這場夢，最後究竟如何？自今而後，請假我以三十年，等過了七十歲再論定吧——假如我能活到那個時候，而時代環境也允許我安心做學問！

「通學」並不容易做到。他的眼界要大，眼力要深。因此，要養成不斷開放、

不斷創造的學術人格與能力。否則，博涉群書，跨越學門，而皆止於浮泛而併湊，那就不是「通學」，而淪為「學究」，甚至連「學究」都不如的「雜碎」了。

在人文的學問中，要做到「通學」，當然一方面要嫻熟各門學問，也要接受很嚴格的思想方法訓練。但是「通學」的創造力，卻絕非只靠這些外在的知識就能養成。一切外在的知識必須經過內化，而成為他主體感受力與會悟力的自身，這就是「學術智慧」。而「內化」的動因，便是學者自身存在的體驗，也就是切實、認真的生活，直接面對當下的宇宙、人生，去感受、去思考。一切涉及存在的學問，都必須以這個獨特的「主體性」做根本。我絕不相信，有那種外在而已成格套的方法，能讓學者們只要依靠它，就產生獨創性的見解——尤其是「內容真理」。因此，第一義的方法，並不是一套存在於主體思维本身之外的固定成規。對存在真理的認識，當吾人切實地契入存在，主體心靈相即於諸多具體經驗而解悟其普遍之理時，這個思维活動本身的程序即已內含了方法。這根本是一種對諸多經驗綜合會悟的能力，這種能力雖受之於天，卻養成於人。如何養成呢？就是前面所說，學於外而化於內。因此，我始終相信，一個沒有存在感受的人，即使飽讀群書，也做不了具有創造力的「通學」。「能真切地生活，才能做好人文的學問」。究其根本，「學問

「與「生命、人格」並非二事——這是我一向堅持的信念。

至於如何將會悟所得，在形式上辨析地、嚴格地論證出來，那已是方法的第二義了。它很重要，可以訓練而得，但卻不是人文學問上，融通、創造的根源。今天在學院裡的教育，連這種訓練都夠不上的，便製造了許許多多「學究」。但過度強調這方面的訓練，而忽略主體感受力與會悟力的啟發，便製造了一批一批的「專家」。「通學」之稀少，「思想家」之烏有，也就不足為怪了。

基於這樣的信念，近些年來，我在文學研究工作上，便一方面認真、切實去生活，不斷涵養對存在的感受與會悟能力；一方面深廣地吸納消化各種學問，以建立個人獨立的「詮釋主體」，從而嘗試去提出一些融通性的問題，並獨立思考，以求解答。幾年下來，寫了數十萬字的論文，除已出版者之外，現在又選出幾篇有關六朝文學觀念的作品合集刊行。

文章已經寫在那裡，我不見得對它們很滿意，但卻無庸再為其內容多做解釋。其實，這只是我走向學問之路，過程中所見到的一些東西而已。「做學問」不是擺路邊攤——每天賣的都是同樣的貨色，賣不好就結束營業；它是一個讀書人的終身志業，必須不斷追求更精美的產品，並且「死而後已」。

在這學術論著缺乏市場的消費時代，「正中書局」總經理黃肇珩教授，副總編輯鍾惠民小姐卻非常鼓勵這本書的出版。她們不是出版商，而是讀書人。只有讀書人才懂得讀書人想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讀書人能碰到讀書人，不須把自己當商品去推銷，在相視之間，便會然於心——這是寂寞的學術工作中，一種難得的幸福。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顏崑陽序於新店

六朝文學觀念叢論／顏崑陽著。——

臺初版。——臺北市：正中，民82

面； 公分。——（中國古典文學）

ISBN 957-09-0751-7（平裝）

1.中國文學—六朝（222—588）—論文，講詞等

820.7

82000256

六朝文學觀念叢論

目次

壹

論魏晉南北朝「文質」觀念 002
及其所衍生諸問題。

貳

論文心雕龍「辯證性的文體觀念架構」 094
—(兼辨徐復觀、龔鵬程《文心雕龍的文體論》)

參

文心雕龍「知音」觀念析論 188

肆

論沈約的文學觀念 246

—〔以《宋書·謝靈運傳論》爲主據〕

伍

從「飲酒」論陶淵明的生命境界 286

【附錄】：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術語疏解 一〇則 326

1. 境界

2. 自然

3. 氣韻

4. 氣格

5. 氣象

6. 體勢

7. 體格

8. 意在筆先

9. 文質

10. 通變

論魏晉南北朝

「文質」觀念及其所衍生諸問題

一、引言

中國文學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正如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與魏徵《隋書·文學傳序》所謂：「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這段時期，前後約四百年，乃中國文學從創作到觀念，大發展、大變革的時期，這早已是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研究上的定論了。

李延壽與魏徵所謂「其體屢變」，指的僅是體製與文學藝術形相^①上的變革，但魏晉文學的演變，非僅此一端。在「其體屢變」的文學創作現象之後，更有著由本及末的觀念上的演變，中國文學理論至此也有一個根本而全面性的省察與建構。舉凡文學的本質是什麼、功能何在；文學語言形式的審美標準；文學風格與創作主體情性的關係；各種體製的分類及其藝術形相的典型化；文學創作與鑑賞方法；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及文化傳承上的態度等，諸多由本及末，從內容到形式的種種觀念，都一一觸及。雖然許多問題眾說紛紜，但是假如將這些問題及各人所提出的論見，置入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作理解，應該可以發現，各人的論見，不管是相同或互異，幾乎都針對文學在當時歷史發展的辯證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而發言。就因為諸多論見具備歷史經驗性格，所以都不是自成封閉系統的抽象理論。換言之，上面所列舉的各種問題，都不是孤立的；各家所提出的答案，也在連續的歷史進程中，存在著正反的辯證關係。因此，討論其中一個問題，必

然會牽涉到其他的問題。討論其中一人的論見，也必然會牽涉到其他人的論見。

在中國，一種文學觀念的形成，究其原因，根本上都與文化思想中的宇宙觀及人生價值觀，有著內在的關係。中國人對於文學的本質是什麼，也常從這方面去尋求答案。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對此一問題的解答：「文以氣為主」，基本上就是漢代「氣化宇宙論」衍化而來的觀念。因此，探討中國的文學觀念，從文化思想上作本體性的理解，往往是必要的方法之一。其次，一種普遍引起爭論的觀念，往往並非孤立而生；若深入去追察，不難發現它在歷史貫時性的發展中，都有承流會變的軌迹可尋。因此，將一個問題作斷代性的研究，有時不能不略作討源的工作。甚至對往後的發展或影響，也須略作指陳。再其次，一個文學家提出某種觀念，有時具有純粹思辨之外的目的。換言之，那根本是為自己既成的創作結果進行立場上的辯護，或為預期的創作目標尋求理論的依據，蕭綱與蕭繹在語言形式上的美學主張，即是為自己侈麗的文風辯護。而一個批評家所提出的

理論，有時也具有鍼砭當代文學創作弊病的用意，劉勰在《文心雕龍》的〈風骨〉、〈定勢〉、〈通變〉、〈情采〉等篇中，在在流露著對於當時文風日侈的憂慮與批判。因此，一代文學觀念與創作之間，又必然存在著相應的關係。文學觀念史的研究，對於一種觀念「發生意義」的瞭解，以及當時整個歷史情境的體會，都有助於更精確地掌握此一問題的「本質意義」②。我們的作法，並非完全服膺於西方十九世紀「歷史重塑論」者的主張——只是設身處地體會古人的論調和接受其標準，以描述如此這般的事實，而不許介入現代學術的詮釋或評估③。我們對於發生意義的瞭解與歷史情境的體會，只是為了避免在詮釋一個問題的本質意義時，以研究者主觀的設準橫加片面性的獨斷，而形成與認知對象不相應的詮釋。畢竟，文學觀念史的研究，並不是一個完全不涉及實在的形式邏輯的命題。更其次，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很少對自己所使用的概念性術語，先作界義。但在他們的觀念系統中，卻用而漸明。我們對於所要理解的古代文學觀念，為了更

清楚地掌握他們的語意，就有必要先對這些概念性的批評術語的界義，進行相應性的分析，以達到語言性的理解。④

以這篇文章中，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來說。「文質」觀念，在中國文化思想中，其原始的發生意義，並非針對文學本身的問題所提出的解答，而是針對人以至宇宙一切生命存在本質與表現的這個問題所提出的解答。文學上的「文質」觀念，只是這一問題發生過程中，所涉及的一個次級性的問題。因此，若欲討論文學上的「文質」觀念，實有必要逆溯其發生過程，尋求此一觀念所涉的基源問題，然後掌握此一基源問題，進行解析它的本質意義何在⑤。只有如此，才能對文學上所謂「文質」的觀念，具有本體性的瞭解。

魏晉南北朝主要的文學觀念很多。若從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發展現象作一省察，便很容易發現，由「質」而「文」，實乃此一文學發展現象明顯的軌跡。《文心雕龍·通變篇》云：「……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